

# 大事

## 钱锺书杨绛和他们那些

# “不忍毁去的”珍贵信函

今年是杨绛先生逝世8周年。笔者收到一本珍贵的书——《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这本书中收录的是钱锺书、杨绛夫妇保存的“不忍毁去的”珍贵信函。这些信函承载着不容小觑的文献价值、文化含量，字里行间皆是故事、故人和温情。全书收入致钱锺书、杨绛夫妇的信函277封，以及钱、杨二位先生的若干复函。这些信函始自1946年，至2014年止，多集中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信函作者包括二位先生的至亲好友、学者同人，乃至译者、读者逾90人。信中的一些内容不仅可补年谱、别传的失载，也为读者认识钱、杨二位先生的多种人生向度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杨绛先生的好友吴学昭说，杨绛先生晚年最后做的一件她认为很重要的事，是亲手销毁了钱锺书先生和她本人的日记，以及某些亲友的书信。虽然她觉得很可惜，曾多次劝阻，但未能让杨绛先生回心转意。杨绛先生临终前，郑重将全家所有信件交到吴学昭面前，吴先生的回忆中，这段描述令人潸然落泪：

还记得那天杨先生说话较多，我怕她太累，便要起身告辞，请她躺下吸氧休息。杨先生却说：“不急，我还有事相托。”随即转身从橱柜里捧出一个大布袋，幽幽地说：“这都是我看了又看，幽在下不去手撕毁的亲友书信。我近来愈感衰弱，自知来日无多，已没有心力处理这些信件，现在把它们全部赠送给你，由你全权处理，相信你一定会让我失望。写信人中，不少你都熟识，哪怕留个纪念也好！……”我听着心里很难过，又恐她过犹伤身，忙说：“我绝不会辜负您的托付，至于如何妥善处理，容我仔细研读过所有书信，与您商量后再说。”

这本书所收信函呈现了钱锺书和杨绛二位先生的部分工作、生活、心境、交往、论学状况，既是时代的记录，也见证了学人之间的友情和思想共鸣，于学术史当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整理者吴学昭添加了详细的注释，介绍相关人物，交代相关事件，英文信也逐一翻译，使读者阅读起来往往收获信函之外的新知。

比如钱锺书先生的父亲钱基博先生的几封信就体现了一种父母对子女孙辈的关心。比如信开头他称呼钱锺书“先儿”，就是钱锺书儿时的小名。钱锺书学名“锺书”是他抱养在伯父家一岁时的名字。他出生时名字叫“仰先”，被家人叫“先儿”“先哥”“阿先”。另一封信中，钱基博先生对孙女钱瑗的关注也很令人温暖：“……如以授健哉。可作暑期历史补习课用。我写此书，振笔直书，写写睡睡，七日而完。……足见我虽老病，而神明不减。”爷爷为



吴学昭于2016年4月10日在协和医院探视杨绛先生，临别时杨先生拜托整理《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

孙女功课手抄了《芥子集》，是钱老专门为了钱瑗所挑选的经史子集内容，杨绛附纸条说明“爹爹手抄，奶奶手订”。“健汝”是爷爷为钱瑗取的名字，属于钱氏家族的“健”字辈。老先生曾说，钱瑗是钱家孙辈中唯一的“读书种子”，对其功课亲自上阵指导，从老先生给儿子钱锺书的信中斑斑可见。

亲情感人，与同辈作家好友的感情也无比真挚。如书中收录的钱锺书与老舍的通信，钱老将自己的作品《宋诗选注》寄给老舍并附信，老舍回信“狂喜”，并赋诗一首：“梅花傲对雪花开，放眼山川无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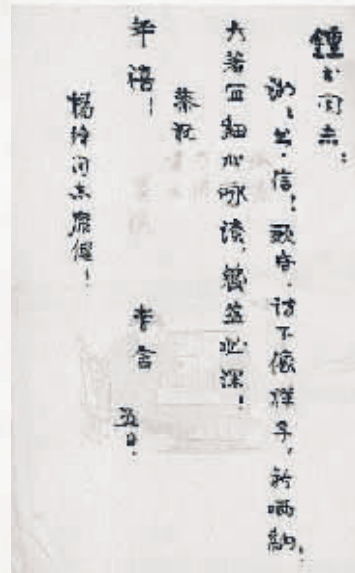
《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书封。

埃，此景此情应小醉，诗人恰寄宋诗来。”此信写于1964年一月，原诗是用毛笔大字写在宣纸上，落款老舍名下改了“舒”字印章。

冰心与杨绛伉俪的通信都不长，如闲话家常、日常打趣，显然彼此之间很熟悉，互相探望、搬家、收到的消息等都互相分享。冰心还“调侃”对方的作品，讨论写作心得，称“锺书同志居然心里‘天人交战’起来！事情闹大了。”

书中这样幽默的朋友比比皆是，比如另一位漫画家华君武先生，与钱杨伉俪间的书信不但有字，还有漫画。他们两家都住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沟小区多年，互相关心，吴学昭先生特别讲了这段背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钱先生因《围城》电视剧上映引发所谓的“钱锺书热”不堪困扰，华君武先生立即画了一幅题为《先生耐寒不耐热》的漫画，为钱先生解围。

1996年的一封信中，华老写：“我听到钱瑗住院。我不敢去看你，因为你的精神负担太重了。我无法帮助你，也无法安慰你。”他知道老舍女儿病重，自己身体也不好（看过杨绛先生《我们仨》的读者会知道，钱先生与女儿几乎同时病重，前后去世），就将自己的漫画册寄给钱老，希望能博她一笑。这是多么真挚而深重的安慰啊！据吴学昭先生说，杨绛先生称华君武先生为难得的“好邻居、好朋友”，华君武迁



老舍写给钱杨的信。

居后，还不时来电话问候。华君武先生去世时，杨绛先生已近百岁，不能亲自吊唁，只有细细重阅他的画册凭寄哀思。

吴学昭心情沉重地“提着杨先生的大布袋回家”，又花了两周的时间才将袋内信件，按照写信人书写第一封信的时间顺序整理清楚，随后开始阅读。正如吴先生所评价的那样，这本书中既有钱老夫子洋溢溢子之情的手录，亦有长杨先生十二岁的大姐（杨）寿康讲述的妹妹所不详知的家史往事的长信，还有杨先生2014年生日那天，千里之外两个小孩寄来“为杨奶奶祝寿”的充满童趣的画和信。其中数量最多的是中外同辈学人的来信。

读遍所有的书信，吴学昭先生“越读越投入，越读越感动，也更理解了杨绛先生何以不忍心销毁它们。这哪是些普通信件？”吴学昭想到，之前钱先生曾表达过不喜欢私人书信出版的想法，作为杨绛先生的挚友和遗嘱执行人，这些信成为她的一块心病。一次去协和医院看望杨绛先生时，她忍不住提出希望这些信不要自己私藏，而应该整理出版，留给社会和读者，将原件信件全部捐赠国家博物馆。杨绛先生听了拍拍她的手背，说，所见略同，可谓灵犀相通。吴学昭才发现原来让自己心心念念放不下的这件事竟然杨先生对此早有主意。

此后经历几年，每一封信的审读还原、整理核对，每一位写信人的授权，经历漫漫长路，编辑成了这本近五百页的《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如今此书终于出版，当笔者细细品读这些信时，仿佛走进了钱杨伉俪的世界。如吴先生所说，这些信件就像宝藏，承载着文化的信息，历史的证据和人间的情义，是极为珍贵的文史资料。

陈梦溪

## ·新作推介

### 《那些活了很久很久的树》： 探寻平凡之树的非凡生命

作为动物、植物两大生命形态的代表，人和树之间的渊源之悠久，大抵从人还是猿猴时便开始了。远古先民的四大生存方式——采摘、农耕、渔猎、畜牧，前两者直接和植物相关，后两者则和动物相关。孔子提倡“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底层的逻辑是“寻求生存”的需要，无怪乎传说中“尝百草”的神农氏被视为“农业之祖”。在底层的逻辑之外，还有“人文的逻辑”，即树木这一生命形态，往往会成为人类这一生命形态“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存在。这样的树，便不仅仅是植物学意义上的树，更是人文学意义上的树了。在牛津大学教授菲奥娜·斯塔福德德的《那些活了很久很久的树》一书中，写了17种被人文化的树。

作者认为，与表现单向运动的流程图不同，一棵树就如一个天然的隐喻，它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包括向上、向下、向前、向后——树提供了多样的联系、生存和理解的模式。

菲奥娜·斯塔福德德教授选取人们非常熟悉的17种树木，从科学、历史、文学、诗歌、绘画、神话、传说、医学、日常用途等方面，探寻它们存在于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亦不乏关于树木的有趣发现，独到见解和深刻



菲奥娜·斯塔福德德教授《那些活了很久很久的树》书封。

哲思。比如“树”和家、国之间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成年大树常常被视为逆境之下长寿绵延的象征。按照传统观念，长寿的树总是点缀着人文景观。树木的意义点缀着传说和历史，随着岁月的累积而逐渐厚重。由此我们想象，家族和国家就像健康、匀称的树一样成长，当树木茂盛地生长，我们也兴旺地发展，于是这些土生土长的自然现象就成了广受认同的集体象征。以至于一些树种成为国家的标志：黎巴嫩国旗上的雪松，是当地最著名的本土物种；枫叶成了加拿大国旗上的图案。

再如乡村的日历曾以树木作为重要标记：在西方，老榆树是大家跳五月舞的地方；“剪羊毛树”则在初夏时节为剪羊毛的人提供足够的阴凉，榆树、橡树、栗树等都可以称为“剪羊毛树”。在东方表达节令的“七十二物候”中，不少和树相关，如“桃始华”“桐始华”等。

在书中，作者展示了这样一幅图景：雨中柏树的气温，或者某个温暖春日烂漫的花朵，都能让我们的心灵随风飘荡，回到那些走在潮湿的人行道上，或是站在某棵快被遗忘的老梨树下的时刻；回到个人历史中虽然没有被摄影机拍下，但又留下难以磨灭的趣味轶事的印记中。总之，所有品种的树，都能揭示令人意想不到的内在联系。

作者自述，该书的写作灵感来自有幸见到的那些树，但一切的根源在于与树木更早的、无意识的邂逅：“当我还是一个孩子，在秋天帮祖父一起冒着烟的巨大篝火时，我没有停下来想一想这些湿乎乎的绿色叶片是从哪些树上掉下来的；当我们带着狗在林中散步时，我也没有费心去想这是一片什么林子。我不知道母亲送我的吊坠是用什么木头做成的。然而，这些经历仍然像叶霉病一样感染着我的心，并悄无声息地埋下日后萌发的种子。”这本书是一场个人探险，探寻的是树木的意义。

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记者 郑文丰 文 / 图

### 《金融通识课》： 以通俗语言讲解金融的逻辑

金融是什么？很多人眼中的金融，大体上有两种面目：一是太过于高大上，因而是搞不懂的“谜”；二是太过于世俗化，因而是唯利的“俗”。那么，金融的真实面目到底是怎样的？金融的社会意义在哪里呢？对一般人来说，又该怎么学好、用好金融呢？——这些都是陈立志教授《金融通识课》一书中回答的问题。

陈立志教授是著名华人经济学家，香港大学冯氏讲席教授及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原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从1986年去耶鲁大学读金融开始，他已经学习、研究、教学并从事金融行业30多年了，却一直遗憾于没有一本合适的金融学通识读物来帮助大家了解金融的全貌。《金融通识课》即是陈立志教授的一次尝试，书中避免抽象的理论和数学模型，而以通俗语言讲解金融的逻辑。

陈立志教授认为，“金融”的核心任务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跨期价值交换，让未来和今天的价值进行兑换”。比如：张三今天把10万元借给李四用，同时李四承诺一年后归还本金并付利息10%。这样，张三牺牲今天的钱以换取未来的收益，而李四要牺牲未来的收益，但今天可以先用上这10万元钱。同理，股票投



陈立志教授《金融通识课》书封。

资、基金、债券、保险等等，这些都是交易双方跨越不同时间点所做的价值交换。问题是：万一李四跑掉了怎么办？或者人不跑，但一年后李四有钱却不愿意还，或者干脆就破产了，那该怎么办呢？

作者认为，在金融市场出现之前，人类做了很多文化和社会组织创新，目的都是为了解决跨期承诺的挑战，提升人与人之间跨期交换的安全度。书中以传统的“养子防老”为例作了阐述：儿子年幼时父母在其身上投资、供他读书，等儿子长大了必须为父母养老作为回报——父母跟儿子之间是在做跨期交换。为了保证跨期交换能顺利完成，儒家通过“三纲五常”的道德伦理作为约束。可见，传统的“养子防老”就是一种金融安排。换言之，传统文化的许多方面实际上是解决市场缺失而产生的，是为了解决本来应该由金融解决的一些问题而来的。

传统文化的背后，其实有着丰富的金融逻辑。这也意味着，一旦金融市场发达了，许多传统文化内涵就需要改变。这就是金融学的社会意义。

在书中，陈立志教授厘清历史的演化，以41万字的通俗语言，运用丰富的实际案例给读者补了一堂金融与社会关系的课，帮助读者快速梳理金融的逻辑；书的第一部分讨论没有金融的传统社会是如何通过文化和社会关系解决跨期价值交换的问题的；第二部分讨论借贷市场，特别是借钱花的金融逻辑话题，梳理过去对借贷市场的误解；第三、第四部分围绕公司金融、商业模式的问题，既从公司管理者、创业者的角度，也从投资者的角度出发，讨论如何分析、评估各种投资机会；第五部分是关于投资理财的，介绍一些典型的投资类别，包括股市、房地产等；最后一部分是有关银行的内容：银行的起源、经营和监管挑战，为什么金融危机容易发生，中央银行是干啥的，银行监管的逻辑又是什么，等等。

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记者 郑文丰 文 / 图

## ·新作述评

### 《燕东园左邻右舍》： 书写一座园子的生命与历史

特约撰稿人 绿茶

1946年深秋，时任燕京大学数学系主任的徐献瑜教授夫妇抱着刚出生100天的女儿徐弘，从燕南园搬到燕东园，入住40号小楼，从此，徐弘一家一直住在这栋小洋楼里。如今，燕东园这样的老住户，大概仅此一家了。

春去秋来，徐弘从小姑娘到老教授，见证了燕东园里22栋小楼的百年沧桑。她专心收集和整理有关燕东园的史料和回忆文章，采访园里的老人和“燕二代”“燕三代”。觉得自己有责任为燕东园这些老楼、为曾经住在楼里那些不应被遗忘的老一辈知识分子、为发生在园里那些不应被湮没的往事，留下一份追寻与记录。

读徐弘教授的《燕东园左邻右舍》，有四个年头意义特殊。

■1927  
1927年，孤悬燕东园门外一里的燕东园突然热闹起来，燕京大学教授们拖家带口陆续入住。燕东园时期，燕东园俗称东大地，在成府村地界。占地77亩，采用美国乡间别墅模式，灰砖小楼，棕红窗框，松柏绿篱围着小院，小楼门口钉着一块黑

底白字小木牌，阿拉伯数字标着楼号。桥东10栋小楼，编号21—30，桥西12栋小楼，编号31—42。一条干涸的河道把园区分成东西两部分，一座水泥桥跨河连接，桥栏两侧以半人高实心桥壁为栏，桥栏边角竖有四根菱形锥柱，各项一盞圆形玻璃路灯。早年孩子们称此桥为“三马路四灯球”，是东大地标志性地标，也是最独特的风景。

■1952  
1952年，是燕东园关键的分水岭。这一年，中国高等院校系调整，燕京大学撤销，燕园成了北京大学校址，东大地正名为燕东园。燕大教授们随着并入的不同高校留下或迁出，老北大的教授们以及从清华并入北大的教授们陆续迁入，由于人数猛增，原来燕大时期一家住一栋，北大时期则改为两家住一栋或几家同住。燕京大学数学系留在北大，徐献瑜教授一家不用动窝，继续住在40号楼。  
1952年后陆续搬入燕东园的北大学教授有：从沙滩中老胡同32号老北大宿舍搬来的张景钺、曾昭抡、冯至、贺麟、朱光潜、周炳琳、游国恩、孙承谔等；从东四十条39号老北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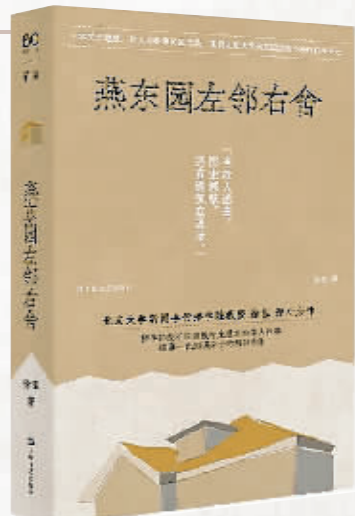
宿舍搬来的赵迺传、樊弘、潘家洵、马坚等。另一部分是清华大学并入北大相关院系的教授，如罗大冈、王乃梁、李宪之、周一良、吴达元、杨业治、浦江清等。

1952年搬进来、1958年前后又搬出至城里社科院的金岳霖、蔡仪、潘家洵、何其芳、罗念生、贺麟等。从海外归来的杜连耀、董铁宝、黄敬等又搬进来。

搬进搬出，那是燕东园名人们云集的时候。

■1966  
1966年，燕东园一下子挤进若干住户，园里秩序大乱，之后十年内，燕东园到底住了多少户，已经成了一笔糊涂账。所以徐弘教授的《燕东园左邻右舍》，只记录1926至1966这四十年间的燕东园住户。

对于燕东园里的一帮半大小子（后来成为“老三届”）来说，那是一段浑浑噩噩、吃饱了混日子的逍遥时光。而他们的父辈，正在经历着人生的至暗时刻，遭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逍遥了没多久，燕东园的子弟们也陆续分批下乡插队离开了燕东园，他们的父辈也相继离



开燕东园。

燕东园作为书香门第的世外桃源时代，结束了。

■2024  
2024年，徐弘教授《燕东园左邻右舍》出版，这本书，书写了一座园子的生命与历史，一批建筑的风貌与存续，记录了一群知识分子的精神和日常，传递出对于那个时代的温情与敬意。

历经百年沧桑，如今的燕东园已经“楼是人非”，22栋小洋楼，四栋已拆除殆尽；三栋围在北大附小，两栋围在北大幼儿园，别作他用；21—24号楼，31—37号楼，39和40号楼则挂上“北京历史建筑”牌，成为燕东园永久的住户，缄默而稳重。